

散文
2000
精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散文
2008
精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散文 2008 精选集 /《散文》编辑部编.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306-5131-5

I. 散… II. 散…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597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ish@publib.tpt.tj.cn

<http://www.bhpublish.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25 插页 8 字数 264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册 定价: 33.00 元

写在前面

汪克己

【一】

到2009年,《散文》跨进了它的第三十个年头。

编着这个集子的时候,我总是不停地想象1980年的模样。

1980年,我只记得这样的事情:我在上小学。我们居住的房屋上刷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标语。城郊的一个农民得到了地委书记的接见,因为他家的院子里养满了鸡,他成为县里第一个“万元户”。重要的场合,人们穿着日本产的化纤料子的衣服。在我家对面,一个叫石俊的师范男生,在灿烂的午后,在逼仄的阳台上放声高唱着“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

【二】

1980年。天津市赤峰道124号。《散文》在它应该出生的时候果然出生了。适度的财富观再次激活了人们对美、爱和真理的文化记忆。《散文》应运而生。倘若将当代中国文化史的宏大叙事归结为人的解放,《散文》的面世可成为其中的章节。

我身后的书架上陈列着自1980年以来历年《散文》的合订本。它们构成了当

然的新时期以来中国散文的编年史。我知道它们内里盛放的是什么——世道沧桑，人心流变。

【三】

作为中国第一家专门的散文刊物，它的双肩均有大负重，一是继承，一是开拓。

《散文》结束了散文写作由某一“意义”系统独家掌控的局面，开启了散文写作的多元时代。但这了不起的过程中，《散文》从不喊打喊杀。《散文》是一个懂得尊重、注重实效、姿态温婉的革新者。

《散文》理解的“多元”，不是起哄，不是热闹。《散文》理解的“多元”，是多种“意义”系统并置下安静地创造。

散文写作者，唯有理解了此良性的“多元”，才不致沦为他人文字的复制者，才不至急于事功而成为居心叵测的喧哗者。

【四】

三十年前，在人们的眼里，文学刊物是闪着神圣光芒的。

这光芒现在可能变小了。

未来，这光芒可能比现在还要小。

但哪怕只剩一个人的心里有此光芒，就说明人类尚不能离开此光芒；但哪怕只有一瞬间在我们心里闪过此光芒，就说明人生尚不能离开此光芒。

目录

【卷壹】

李汉荣 目光【外一篇】	003
耿立 藏在草间	011
汗漫 盆地书	014
许俊文 青海长云	019
路雪莹 旧城之伤	026
王族 鹿	030
马温 和一座城市相关的几何形状	036
孙远刚 庄稼之美【外一篇】	042
骑桶人 生于土中的羊	047
王陆 独舞	058
言子 一个人远行	062
邹汉明 江南词	065
孙敏瑛 一些不能忘却的记忆	069
习习 丁亥年初冬：北京册页	079
鲍尔吉·原野 吴姑山风物	085
朱以撒 指腕之间【外一篇】	092
马新朝 看病	098
李新军 欲望的皈依【外一篇】	102
林混 风声过耳【外一篇】	108
李晓君 火电厂，以及春天【外一篇】	111
高亚平 城之南	117

【卷貳】

- 123 李汉荣 | 泪流满面的日子
129 周闻道 | 大写一个人
137 玄武 | 陕西地震灾区纪行：在略阳

【卷叁】

- 胡弦 | 菜蔬小语 151
李林荣 | 北京的声音 159
艾苓 | 像她们那样老去 162
林中洋 | 幸福的瞬间【外一篇】 165
符恩军 | 关于桃花 168
吴克峰 | 国宝郑先生 173
黎冬 | 香樟记月 176
陈鲁民 | 三十年前的春、夏、秋、冬 186
沙地黑米 | 我在北大的日常生活【外一篇】 189
伊尹 | 古物志 195
李国涛 | 野蔬·山果 200

【卷肆】

- 207 李亮 | 浴女
211 李新勇 | 立秋
214 尚建荣 | 纪事
219 韩浩月 | 麦浪的故事
222 田林 | 苦杏仁
225 李德忠 | 一件小事
228 张俊纶 | 故乡风物四题

【卷伍】

- 263 东西 | 锦书谁寄
265 吴平安 | 武丑轶事
267 张金明 | 漂泊的石头
269 查一路 | 人性暗箱
271 丁夫 | 镜中母亲
273 李琬 | 羞涩是灵魂的镜子
275 张军霞 | 爱情,只需要一盏灯
277 安庆 | 安慰我们的声音
279 何小军 | 最动听的“开门”声

- 彭建德 | 谁见幽人独来往 237
南子 | 关于火车的一次叙事 241
老车 | 城上不呼及其他 245
王守民 | 悠然洗心【外一篇】 250
马明博 | 一头牛其实怎样 256
伊北 | 苏青:歧途佳人 259

【卷陆】

卷壹

藏在草间

李汉荣 目光[外一篇]

依我看,我们积攒的,主要是一些目光。

当我们记起某种情感时,回忆的筛子就在意识的深海打捞起一缕一缕目光,于是我们记起了目光后面的某一双眼睛,温柔的,潮湿的,或热烈的。

当我们记起某些往事时,未必能搜索到具体的场景和情节,事件已经淡成云雾,但是,隐约在事件上空的那些目光,往往如同闪电,已经扎根在过去的夜幕上。

当我们记起某个思想时,总是在一个眨眼的瞬间,一眨眼,突然眼前亮了,心中的某个角落亮了,精神的某个房间亮了,于是我们重新进入这个思想,并被这个思想照亮。为什么一眨眼间,就重逢某个思想?那是因为,一眨眼间,我们的眼睛记起了某种目光,沉思的、焦虑的、顿悟的、狂喜的、澄明的。而那思想,正是由这样的目光浇铸而成。

为什么我们记起某些往事时,心上和身上会有温暖或滚烫的感觉?那肯定是我们的体内,存放着温暖或滚烫的目光。

为什么我们记起某些场景时,心上和身上会有被碎玻璃扎伤的感觉,甚至会有椎心刺骨的感觉?你锁定这些场景,在深处找寻,一定能找到几束凶狠、敌意的目光,或者找到几缕失望、忧伤、悲凉的目光。从这些目光里,你会想起谁让你受到伤害,你又让谁受到伤害。

我见过多少人?几十年下来,恐怕也有几十万上百万人次了吧?以一天平均相遇五十人计算(包括旅行,那每天匆忙相遇的人数不下数万),四十余年里,少说也有近百万了。这么多人我是怎么与他们相遇的?还不就是目光,彼此投递的目光,匆忙浏览的目光。是的,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是彼此匆匆浏览一下,一闪而过,并不

细读其形貌,更不知其命运,就那么擦肩而过或擦目而过,一别永恒。而能留在记忆里的,不过是那些欣赏的目光、柔软的目光、关切的目光、智慧的目光,当然也有那恶意的目光、冷漠的目光。这些目光,或者抚慰了你,或者伤害了你,它们,像流星雨或火山灰,都存储在你内心的岩层里了。

同样,几十年下来,我见过了多少生灵?从童年第一次看见鸡、猪、狗、猫、麻雀、燕子,我这半生里见过的各种生命,恐怕已经成千上万了。在这成千上万的生命里,留在记忆里的,或者说在记忆里藏得最深的,还是那些与我交换过目光的生命。比如,我与猫交换过疑惑的目光,纳闷它何以成为鼠的死敌,于是我记住了那只黑猫;我与蛇交换过神秘的目光,它在漫长的冬眠里究竟梦见了什么,穿行于幽暗的林子,它对这个森严的世界有着怎样的观感?于是我记住了那条菜花蛇;我与狗交换过友好的目光,狗不乏生存的智慧却必须效忠人,才能度过委屈的一辈子,我对它怀着同情,它对我示以友好,于是我记住了那只白狗;我与牛交换过怜悯的目光,它活着必须拉犁负重,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死了,还要向人交出骨头交出肉交出皮,我身上有牛皮带牛皮鞋,我书桌上有牛的犄角,粉身碎骨的牛,就这样进入我们的身体和生活。人与牛的不公平契约,是谁主持签订的?牛,这忠厚的生命,何时才有出头之日?而牛对我的不解报以不解,它流着泪的眼睛善意地打量我,它对它的伤害者,却没有仇怨,只感恩于他们放牧了它,正由于牛和其他生灵对人的大度和宽恕(也许是无可奈何),人才渐渐壮大起来,但是我希望人有一天能够真诚地向牛、向其他被伤害的生灵,深深地鞠躬并深深地忏悔。与牛曾经有过这伤感的交流,于是,我记住了那头黑色的母牛;我与大槐树上的花喜鹊交换过问候的目光,它的窝一次一次被人捣了,但它一次又一次返回来,重新筑窝,重新与人们亲热地拉家常,我劝说了我的父亲,他不再用长竹竿挑那个简单的鹊窝,想一想,它也有一家子啊,那就是它的全部家当啊,它活得比咱们还不容易啊。我制止了上树捉鹊的猫,希望它改变吃里扒外的毛病。喜鹊的窝保住了,它一家子天天向我们报喜,即使在阴郁的日子,它也能给我们带来一点喜气,它大约凭它的灵性知道了是我呵护了它,一见到我,总是用喜悦的语言,让我的心充满喜悦,而且有好多次,我近距离看见了它喜盈盈的眼睛。在自然界的众多生灵中,喜鹊,大约是最有佛性的,它对世界,总是怀着慈爱心欢喜心,它的目光,是雨后天空般的单纯和善良,于是,我永远记住了我家门前的那只花喜鹊……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一天天老下去,身体的重量却一天天轻下去,然而,身体老了轻了,我们的生命却反而越来越沉重,这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身体内部,在那看不见的记忆的岩层里,收藏着、沉积着层层叠叠的目光。

目光的重量,远远大于我们的体重。其实,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里面的那颗心,正是收藏和储存目光的库房。

颗粒归仓,一生遭遇的各种目光,都存进心的仓库了。

所以,当我们老了,越来越轻的身体里,却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沉重,那些好的目光,如宝石珍珠,存放在内心最重要的房间,我们经常于静夜抚摸它们,回味它们,被它们再次照拂,同时又为无法再次回到那些眼睛面前,表达谢意和敬意,而感到遗憾和痛心;而那些不好的目光,恶意的、冷漠的,虽说时间已稀释了它们的分量,然而记忆还是时常被它们袭击,就如同跋涉过水深火热,双腿乃至浑身的骨头,难免被风湿性疼痛折磨。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比我们的理性要精确得多,理性接纳了的,被理性过滤掉的,身体和心灵都悉数收藏,而且原汁原味原质。假如你能勘探你身体内部的江河湖海和崇山峻岭,你将惊异它浩瀚的沉积和收藏,而藏得最深,保鲜保真最好的,正是那一脉脉、一束束、一道道目光。

我们的体重之外,更多的,也更重的,是身体内部储存的目光的重量。

人生的质量,除了身体的质量,更主要的是身体内部储藏的目光的质量。

圣人体内,一定存放着高质量的目光,这样的目光,如水、如雪、如虹、如星、如月,如细雨、如纯棉、如黑夜的灯,如冬日的炉火,如妩媚的青山,如雨后的草叶,如深夜天河那浩瀚的注视,如月光里展开的大海那深邃的沉思和悲悯,如闪电穿过长夜又谦卑地消融于长夜……我读《论语》、读《庄子》,读佛经,读列夫·托尔斯泰,都读到了一束束目光,他们眼睛里的目光,以及他们内心里储存的目光。圣人从目光的丛林里走过,从生灵的泪雨血河里蹚过,他们的眼睛望见了苦海深处的消息,望见了生存莽原上伤痛的背影,同时,他们的眼睛又与长夜远处星空高处某个神圣的目光对接,于是,一种深达海底又高接星辰的伟大心胸展开于他们体内,一种半人半神的目光,发源于人的内心却蕴藏了宇宙般深广思想和爱意的目光,终于降临世间。

于是,我经常问自己:

你的体内该存放怎样的目光?你渴望收藏的那些好的目光是在陆续凋零,还

是在陆续生长？你如何在紫外线和有害射线频频伤害的大地上，捕捉并珍藏那些美好的光线？穿过日渐破败的森林，你怎样寻找种子那暗淡的目光，在长久地与它对视之后，你是否播种它，并祈祷在雨过天晴的早晨，你看见一株嫩芽，噙着泪珠，表达着胆怯的希望？于是，你重新确认，备受欺凌的大地并没有掉头远去，她仍在这里，她用伤口做眼睛，辨认着那些再次向她走来的人们，向她投来怎样的目光？

我又该向生活，向历史，向覆盖着坟墓、陨石和青草的土地，投去怎样的目光？我该向瘦瘦的溪流、细细的泉眼投去怎样的目光？你看，那朵小小的茛苕菜花就要开了，仿佛一点粗暴的声音都会让它熄灭，我该怎样以温柔的目光注视它那仅有几分钟的童年？无家可归的燕子，怯怯地降落我的阳台，怯怯地，以公元前的方言试探我的心思，试探我对春天的态度，我该用怎样的目光，问候它或冷落它，欢迎它或拒绝它？我该向那山路上跋涉的身影，投去怎样的目光？我该向雨夜里明灭的灯火，投去怎样的目光？我该向一直在黑夜的最高处凝视我的那些神圣的星星们，投去怎样的目光？我该向那一天一次大出血、每一天都怀抱爱的火焰而死去的壮美的夕阳，投去怎样的目光？我看见我的不远处安静地站立着的那棵柳树，它的每一根手指都在传递一种古老而单纯的情思，它嫩绿的眼神，那点化过诗经、照拂过唐诗、抚慰过宋词的眼神，又投递到这僵硬的水泥地板上，投递到被电线缠绕被塑料包装了的生活身上，投递到被商业操纵被数字组装被技术复制的文化身上，投递到落满紫外线落满尘埃落满高分贝尖叫声的我的小小的身体上和心上，那么，我该向它投去怎样感恩的目光？

是的，我收藏着来自历史、来自自然、来自生活、来自人群的各种各样的目光。

同时，我投出去的目光，也将被收藏，被某棵树收藏，被某朵花收藏，被某条河收藏，被某盏灯收藏，被夜半的某颗星收藏，被近处或远处的某个灵魂收藏。

就这样，我们的目光，改变着白昼的光线，也改变着夜晚的品质，甚至，或多或少地，改变着宇宙的质量……

转身

一转身，那个动人的身影就不见了，在人海里，想再次打捞到她，再次与她相遇，哪怕匆匆一瞬，都是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在都市,在广场,在车站,在机场,在大街,在超市,在乡野,在人流聚散的地方,我经常有这种感觉:转身,就是永别。

在旅途上,这“转身”的频率更大,体验更多。一转身,那个清丽的少女不见了,她失踪于汹涌的街市人潮;一转身,那个少妇不见了,她那么端庄,贤淑写满了她的表情,然而,一转身,呼啸的列车载走了她;一转身,那个老者不见了,这是我极少见到的“经典老者”,满头银发,一身素净,眉宇间透出气定神闲的沉静和慈祥,要是我有这样一个爷爷多好,正想着,一转身,他不见了,车门关闭,车轮转动,速度,不知把他带往何方,我甚至没有看见他的背影。

那一次我在北京火车站等车,在拥挤的人流里,我不小心踩了右面一个年轻人,我正准备道歉或接受责备,却看见转过来的一张文雅谦和的脸,他说“对不起你,我挡着你了”,我竟然被感动,只顾欣赏这张善良的、有教养的脸,只顾欣赏这江南的表情,水的表情,却忘了对他说声谢谢,把最诚挚的心情告诉他,当我忽然记起,正要张口表达,人潮猛然拥了过来,一转身,我已找不到他,只看见攒动的人头,波动的各色衣服……

还记得那年春天,我一人在秦岭深处行走,山路两旁开满野花,灯芯花,野草莓花,苜蓿花,蒲公英花……路下面的小河,清澈如镜,温柔如绸,淙淙的水声像母亲轻声唤谁的乳名,四周的群山,一律被松树、柏树、桦树和茂密灌木覆盖。闻着花香,听着水声,看着山色,我恍然已走进古代,入了那“拈花微笑”的仙境。正在此时,迎面走来一位小女孩,她头上插了几朵野花,手里拿着一束菖蒲,好看的脸上满是羞涩,浑身洋溢着纯真的自然气息,但我不便过分地注意她,我怕她受到惊吓,于是我停下来,为她让路,然后静静地看她远去,欣赏着她的背影,却记不清她的眼睛和脸究竟是什么样子,匆匆一瞥里只得到“好看”的朦胧感觉。也许,或者是一定的,我这一生只有这一次和她相遇了,只有这一次,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十分的失落和惆怅。怎么办呢?我想多看她一眼,看仔细些,我想在记忆里逼真地收藏一个像野花一样纯真的秦岭女孩,这也许是她一生里最生动的瞬间,我记起了泰戈尔的诗句“你不知道你是多么美丽,你像花一样盲目”,我情不自禁地转过身来,沿着小女孩走去的方向走着,走到山路转弯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三岔路口,我已经无法知道小女孩走进了哪一条路径,她肯定知道我注意了她,那么,在岔路口,在她转身的时候,她是否知道,不远处,有一位陌生的叔叔,他眺望

的眼睛?就那么一转身,她消失在命运的路径,也许就是我此生永远都不能踏上的路径……

冬天,已经很冷了,西伯利亚寒流远道而来,遭遇袭击的当然是穷人,最可怜的是乞丐。乞丐不多,但不多的乞丐也常常有力地触动和唤醒我们冬眠的良心。在南大街路口,我看见一位衣服褴褛的中年乞丐,我急忙赶回家,拿上我去年穿过的那件防寒服找他,可是来到南大街,已不见了他,于是我在东大街找他,又在北大街找他,都没有找到,最后我来到丁字街,还是没有找到他,却遇到了一个老年乞丐,一转身,苦难交换了方向,交换了背影,但苦难的身份没有改变,都是苦难。于是我把防寒服披在这位贫苦老人的身上,希望他下降的体温稍稍回升,希望降温的人性稍稍回升。我由此想到,亚洲的穷人,非洲的穷人,全世界的穷人,想到徘徊在文明大街上的那些孤苦身影,一转身,他们到哪里去了?而文明,你能否追上去,轻轻拉起那褴褛的衣襟,或者握起那空空的手,仔细看看他们的眼睛?他们到哪里去了,一转身?

一转身,车窗外的河流已经不知去向;一转身,门前的那只鸟已不见踪影;一转身,天上的那座虹桥已经悄然消失;一转身,水里的鱼已经没入深渊;一转身,父亲已经走远,新垒的坟上,墓草青青……

旭日一转身变成落日,青丝一转身变成白发,爱情一转身变成婚姻,诗一转身变成散文,羊群一转身变成毛衣……等一等,等一等,能否再转回来?

停靠点

在这个加速旋转的世界上,似乎很难找到完整的、纯真的、可靠的、恒定的东西,来安妥自己的心。

商业不停地制造和推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小女生和小男生们会被它们诱惑,在慷慨地向时尚投去大量的眼球、激情和金钱之后,时尚制造者们很快又设计出另一些时尚,诱导新一轮消费狂潮。

时尚的海滩上,堆积着多少狂热的眼球和激情的泡沫。

浪潮漫过来又漫过去,被洗刷的海滩空空荡荡,而在高处,资本正端坐在豪华别墅的沙发上,清点潮水送来的巨额利润。

这个商业的星球不会有什么奇迹和神话。所谓奇迹,不过是一个穷人或一个不太穷的人一夜暴富的故事。

所谓神话,不过是在财富的赌场上如何成功地进行巧取豪夺。

房地产商说又为我们开发了一个天堂,等到你贷款购买了一处天堂的套间,住进去,才发现你每天的日出已被推迟了一小时,因为,太阳,被前面更高的楼房、更高的天堂挡住了。

又据说盛产羊毛的草原是一个天堂,你长途跋涉去那天堂看了一眼,你看见了那些瘦骨嶙峋的羊,那些在沙漠的边缘嚼着草根瑟瑟发抖的羊,为人类制造温暖的它们,是如此的寒冷和无助。它们光秃秃的身体,我们暖融融的冬天……

似乎已没有什么恒定的事物让我们动荡的内心获得安妥。

走在路上,看见一棵古老的树慈祥而大气地站立着,浓荫匝地,巨冠蔽日,我好像看见了从千年之外走过来的祖先,一位忠厚的有着无限阅历和深情的祖父,于是我停下来,坐在树下,安静地靠在树身上,像靠在祖父的身上,倾听他深长绵软的呼吸,我那漂泊无依的心,我那悬空的心,终于踏实地停靠在一个厚实的胸膛,那胸膛并不只是我自己小小的胸膛,而是一个更宽广更深厚的胸膛——天空、土地、历史、记忆,由一棵古树汇合成一个完整辽阔的胸膛,我迷乱无定的心,在这个巨大胸膛里均匀地跳动。

过了几天,或者过了几月,我又去拜访那棵古树,已再也找不见它的身影,据说它遭雷击而死,又据说被害虫蛀死,又据说被开发商伐掉——总之,它已经消失了,它见证过的千年岁月也随之消失。

在它的废墟上,将崛起一座商业的天堂,一座高尚住宅楼正拔地而起。

古树死了。祖父死了。祖先死了。

那条清澈温柔的小溪,明天就有可能被烈日蒸发。

那只擦过我肩膀飞过去的可爱燕子,后天黄昏还有可能被我发现,但我看见的只是它躺在污水滩上的遗体。

远山的那峰积雪,它一次次将我无处投靠无处逗留的目光遥遥地接住,我惶惑躁乱的心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停靠的秘密地点,那安静的白色似乎降低了这个发着高烧的世界的温度,心,在适度的寒冷里变得安静而宽阔,不急于奔赴什么,就停在它自身的空白里,这一刻,心,虽然无所事事,却回到了那本然、透明的状态,